



序

余業春秋而性耽諸史春秋雖尊為經實亦史也日星風雨城邑範圍錫命爵列軍制稅法莫不筆之於書至於山川之險易民物

引史補遺

序

之豐耗典夫典禮之舉廢風尚之貞淫則三傳備矣列史自班馬以下雖互有得失然勸懲之旨記載之法皆本於春秋故其無關世教者事雖華而不錄而

其有闕焉者雖細而必詳  
當余未通籍時嘗肆力於  
其中而上下其議論以濟  
其貫通竊以為扶世立教  
之功莫大於此生斯世者  
苟不獲置身館閣徑容籍

筆以繼前人不朽之業則  
莫若師其意以纂述揚闡  
於志乘之中蓋志乘者與  
史相表裏者也特隱惡揚  
善寓懲於勸其體裁義例  
視史畧殊自夫春秋為聖

人所作而夏五郭公之類  
猶不免於傳疑下至列史  
之載或一地而兩屬或一  
事而互異誠以作者當時  
過境遷之後拾遺求舊無  
成書可據無考宿可諮是

以詳畧失均辨訛謬甚使  
考前史已往後史未來而  
得一人焉出其見聞之實  
以綢繆補綴於其間必有  
事半而功倍者國史且然  
況於志乘信斯言也續脩

翼志之舉案不得以謗陋  
辭矣是志脩於前令滇南  
李公居順為乾隆丁巳之  
歲綱舉目張體要具備然  
去歷三紀物換星移官制  
時有增汰禮俗時有沿革

戶口賦役時有乘除解署  
橋梁時有興造上之鴻臚  
懿規下之幽光潛涼亦時  
有可法可傳者案五載茲  
茲土脩舉廢墜惟日致  
於凡養士勤吏之政固已

先其急者大者率念激矣  
考獻踵往蹟而昭來許是  
惟守土之責不可以後且  
邑志者省志郡志之權輿  
也失今不為使其更歷數  
十寒暑則事迨日就湮滅

而繼事者愈憚其勞他日  
郡國按籍而求將何所取  
據焉故及瓜期之末代也  
亟與僚屬紳士儲費展力  
矢之以公持之以慎採資  
博雅而總其大成凡五閱

月而功後其中分條析類  
悉仍前志無所更張唯訛  
者正遺者補續紀者確而  
不誣使其足以信近而行  
遠而已後之官茲邑者總  
土俗而知因勢利導之方

論人材而得興學立教之  
法考形勢則山川瞭如指  
掌占祥祲則星土彙若列  
眉墉壑審濬築之宜田賦  
絕冒隱之弊均徭以平政  
崇祀以報功則是書亦不

無小補也夫是為序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嘉

平下浣知翼城縣事古閣

許崇楷撰



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蓋記山川風土物產貢賦書也自秦罷侯爲守令而小史外史遂廢郡縣始得以志名志實史之權輿然缺而不備未可以信今備而不核未可以傳後則其事誠重且鉅也丁巳春余奉檄行縣至翼翼故有宋文潞國公軒登其地穆然興景仰之思低徊不忍去及觀其形勝翔臯丹山拱揖後先澮水金河映帶左右乃郡東南一粵區也爰搴帷四境眡其謠俗猶有陶唐遺風倘法戒茫然勸

懲不立雖有良民譬猶瞽無相俛俛何之則志也者固斯民觀感之所由生乎滇南李君來宰是邑廉靜有守官事克勤以舊乘漫漶莫辨執簡力任之因謀於余余嘉嘆曰斯固良有司之職也前明李觀察維楨有言惟二三賢者以文獻取徵當官重務顧俗吏多苦簿書期會日不暇給視博綜掌故爲迂濶事不復省記至有傳牘乖盭者亦襲謬承譌漫不經理其何以徵信耶翼志修於

國朝順治間距今八十餘年中間雖經續輯尙未爬垢

癡擇精抉粵頗嫌掛漏恩禱君乃於公退之餘奮然肆力研削無者增缺者補訛者正閱匝月而遂成完書且來問序余不獲辭先是余修郡志裒集成編翼爲平陽屬邑已具列體要今觀其成書分門析類起例發凡大含細入靡不燭照數計可以覘其賢且勞矣抑余見程純公題名記曰漢唐有天下數百年其間郡牧之傳者率纔數十人所記失實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也翼邑名賢輩出代有傳人如宋文潞國公尤卓然在人耳目間君以實心行實政追蹤曩徽後先輝映以仰副

聖天子振興吏治之至意則政傳而志亦傳是乃余之厚望也夫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冬仲穀旦中憲大夫知平陽府事加一級紀錄九次會稽章廷珪撰

原序

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凡列爵之區莫不有志以達於王朝如晉之乘越之絕楚之檮杌魯之春秋魏之紀年諸書是已自封建降爲郡縣而外史外令之職遂廢然今之郡縣卽古之列國也故省有通志郡有合志下至一州一邑亦各有志凡境內山川之形勝疆域之由來戶口賦役之增除官制典禮之沿革以及良吏名臣潛德貞行可法可傳者無不備載我撫憲石公奉

翼城縣志

原序

一

李一

勅纂修通志鴻文鉅製固已珍同瓊琰矣嗣我

郡憲章公念平屬昔三十有四今僅一十有二復纂輯郡志縷分條析涵今茹古二志之中已具翼之大概矣但全省通郡幅幘遼濶庶務殷繁止可挈其綱領不能詳其節目若一邑之志雖培山勺水在所不遺片善微長亦所必錄况翼居河汾絳澮之間水土之衍深厚當畢觜參井之次陰陽之氣冲和其君子思深小人儉嗇朝無奸官野無奸民士民有分男女不雜力稼穡耽游食富強之資仁義天性爲帝堯始封之墟叔虞剪桐之

國者乎余承乏茲邑已歷三載緡閱邑乘脫簡甚多且  
猥雜漫漶不堪卒讀因憶先大人撫楚時修廢舉墜不  
遺餘力而尤諄諄留心文獻余今日覩邑乘殘缺而諉  
爲異人任非惟滋俗吏之譏亦恐墜先人之緒爰集邑  
之紳若士而謀之咸有同心以修輯請第舊乘自前令  
陳公應富繼修之後於今六十有五禩矣世閱

三朝人更數代雖山川不改疆域如故而戶口不無日增  
賦役不無日廣官制典禮視前較盛良吏名臣接踵而  
起而潛德貞行亦自多多也倘徒以一時撫拾名實互

淆疑信參半是不修而志亡修之而志益亡也幸邑孝  
廉王子二正有手定翼志存畧三十卷遠稽近考頗費  
苦心較之舊乘尤爲詳備邑生王子國華於他氏得之  
公諸同事重加編輯損益者益因者因革者革不  
期月而告竣卷分二十有八其於山川疆域判如碁布  
戶口賦役朗同星燦官制典禮皎若列眉至良吏名臣  
潛德貞行載之簡端者悉皆核實從公務期信今傳後  
雖不敢以步

二憲巨武庶幾一邑之有完書爾謹序

省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嘉平月知翼城縣事加二級滇南

居頤撰

翼城縣志

原序

三

李三

原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凡國中之是非淑慝皆得執簡而書無所避忌董狐以良史見推於夫子而季乘遂與春秋並稱其他如紀年如檇杌如越絕皆史也國之有史也尚矣今之州縣卽古之列國也州縣有志而無史豈志卽史之遺意乎然史有史之體裁志有志之義例史善善而惡惡志隱惡而揚善史直筆於當時志推詳於旣往夫詳旣往所以勸將來而隱惡又所以勸善則是志固自勸而無懲也而吾謂善於懲者莫如勸善寓懲於

翼城縣志

卷之序

一

陳一

勸者又莫如志志歷官而曰某也循某也良則反是者知愧矣志人物而曰某也賢某也善則反是者思奮矣且也察消長於生聚攷輕重於徵輸可以得政教之仁苛矣觀貞淫於風俗驗徵應於妖祥可以見天人之感召矣卽如人文之衰旺物產之登耗與一切考工所掌之修廢無不可見微知著曲喻旁通得其旨於意言之表則是志之爲書固所以輔史而行爲觀風者所必采而謂無當於勸懲可乎哉翼之有志舊矣自勝國侍御史公重修之後中更數十年未經纂輯蓋以明季兵戈

捨壞民物此僞而我

清定鼎以來亦以肇造伊始令茲土者俱不遑問及掌故時限之也

世祖章皇帝之丁酉歲關中胡君來宰是邑始以杞宋無徵爲慮亟謀所以編葺之時值今御史大夫上官公讀禮家居特敦請修舉於是增簡芟蕪參同考異而以父老之傳聞篇章之散見者彙考而補訂之使五六十若存若亡之事不致湮沒無聞其有功於繼往開來夫豈淺鮮予於退食之暇得流覽文獻之盛而今又奉

部檄通修豈名賢論定之餘更何旁贅一詞惟是賦役上關軍國之大事下係民生之休戚自萬歷戊申以至明末無論矣至我

朝開創迄今亦缺焉未嘗編入則兩世之因革增損與節年之盈虛消息無從稽攷而長吏留心拊循曲意招徠者亦將因是以不傳豈所以昭示來茲乎至科目之聯翩仕宦之遷轉以及士女之芳規淑行十五年來隨時叠見指不勝屈夫此不圖後將安倣爰是謀諸縉紳先生煩廣文溫君領袖諸博士加意編摩資治通鑑俱

後先映發 猗武蓋孤 吾於此志已見 史本一班

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孟夏中津漢文林郎知縣城隍

三朝陳應富撰

原序

余不佞起家薇垣簡任風紀則觀風問俗者余之所有事也往者奉

天子之命巡行吳楚所在修廢舉墜賑貧卹寡罔不克殫厥心而最重者首在乎廉吏之治行與古大夫之端良兩者蓋敬而禮之凡以爲治忽之關不可不三致意云比來讀禮山居畢慮圖史因得究古人之臧否取而鏡之抑亦當世得失之林也適邑父母胡侯留心掌故銳意興釐以續補邑志諮及版居諸君余維前志之修終

冀城縣志

卷之一

原序

上

於萬厯戊申於今既五十年鮮有振興是舉者則續補之役以爲緩而實急以爲輕而實重若之何可不敬慎從事夫山川形勝名賢遺跡前人之志備矣使有繚文之士奮筆揚休搗華振藻知無足以爲難獨是數十年來大兵大寇大荒大疫舉曠世未多見之事當吾世而盡遇之考諸春秋之義例得詳書於冊至於司牧有父母斯民之責而士大夫尤民之望也取昔之涖茲土者書曰某也廉後之廉者可以觀吾志而知奮焉卽有不肖可以觀吾志而知懼焉不然志可以不補也取昔之

庶此鄉者書曰某也賢後之賢者可以觀吾志而知勉  
焉卽有不賢可以觀吾志而內省焉不然志可以不補  
也若夫科名徵人材之盛而節孝關綱紀之美綜核名  
實屬言簡編後有起而論其世者一代之風俗將在乎  
是矣是故立乎後日以指前古其琳琳瑯瑯於在志之  
中者吾不具論後之名官如棗強李侯宛平李侯程鄉  
李侯汶上趙侯永城蕭侯武城趙侯遼左胡侯茅茨土  
型猶有先王之遺風其山河險固物產畜植諸論彬彬  
乎三都之宏辭而欲躋之六經之訓則已難矣此漢唐  
翼城縣志

卷之一 原序

二

上二

諸儒之未聞道歟吾志孜孜於真人君子表而異之其  
他有詳有不詳亦可識其意之所在矣古者太史陳詩  
以觀風其時列國貞淫好尚咸得達諸

天子春秋之書雖在周轍既東以後而孝惠之世鄭武公  
入爲司徒晉侯捍王於艱王綱猶振迨乎平王之四十  
九年魯隱公之元年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周人有束  
薪蒲楚之譏乃爲吾夫子筆削所自始厥後漢書成於  
班固蔡邕隋書成於魏徵唐及五代成於歐陽文忠三  
國成於陳壽宋史成於脫脫歷稽前史代有其人唯宋